



故鄉的那個老家，莊院很大，田產也有五百多畝，在當時當地，算是個二等財主。可是我們一家人，除了祖母外，誰也沒理會這些田產，都住到北平去了。那時候，我父親在北平稅務局當幫辦，是個潤差事。我們兄弟姊妹，都在北平上學，只有放寒暑假的時候，才回一回家鄉。

祖母一向作慣了官太太，嫌我爸爸官太小，不該我祖父當年的氣派。寧願一個人住在家鄉，支配老家的大院落，管理田產，享受晚年清福。——她老人家倒也真是享了幾年清福。

到了民國十七八年，直奉戰爭，京東地區，來回過兵，再接上連年荒歉，家鄉就起了土匪。大股的占山為王，小股的臨時嘯聚，最盛行的就是對財主們綁票，拿錢贖人。也有一兩個人的，躲在秋天長高的的莊稼——所謂青紗帳——裡打槓子，打悶棍。這樣一來，家鄉就不安靜了。

那時候，我家鄉北邊山上，有一大股土匪，頭兒叫吳成，論起來，還算是我木家爺爺。那些年，我祖母是按年節給他送厚禮，這樣，他就不好意思來搶我們了。至於小股土匪呢？因為我們村莊大，倒不敢來動手。所以，兵災既未降臨我家，我們又小心謹慎，這樣就度過了幾個荒亂年頭。到了民國二十一年，全國統一，收成一好，小股土匪和打槓子的，也就沒有了。

那幾年，我們在北平住的家人，始終沒有敢回家鄉去。到了二十一年臘月裡，我們剛放寒假，父親就把我叫過去。我是民國元年生的，這時正好過了二十歲。

他問：「我們有幾年沒回老家了？」

「可不是，自從十六年以後，就沒回去過了。」我說。

「我接到祖母的來信，說今年年頭兒好，家鄉很平靜，希望回去個把人，修理修理房舍，收收租。一來是家裡有多少年沒修整過了，破爛地方很多，需要修理了。二來連年荒亂，地租交不上來，也要個人去催收一下。」

「是呀！」我隨和着說。

「可是我在這裡分不開身，你是長子，祖母又最疼你，你就回家鄉去一趟罷！」

「好！我回去。」

我心裡暗地高興，在北平每年過年都是一樣，玩膩了。四五年沒回老家，今年回去一定有趣，四處給親戚拜年，起碼就得半個月。到親戚家，既受招待，又受恭維，好不高興啊！

還有，就是可以去看看婷苑去，婷苑是我奶媽的女兒，比我大五歲。我妹妹比我小一歲，她出生後，我就離開媽媽，跟婷苑日夜在一起。婷苑前三年結的婚，是祖母把他嫁出去的。因為年頭兒荒亂，我們都沒有回去。那時候，我聽到她結婚的消息，愣了很久，原先我還以為她是屬於我的呢！

「祖母來信說，現在土匪和打槓子的，差不多都沒有了。就只有吳成還有大勢力，但他們只搶劫綁票，不路劫。前幾年既沒騷擾過我們，想來現在也不會……」父親看着我點頭，接着說：

「修理房子，油漆房子，都要在天津請工人。你最好先寫信給你金表兄，叫他先辦好。你一到天津，也不必多耽擱，就帶着工人回家。最好在年前就修好房子。」

「是呀！」我答應着。

「還有，雖說年頭兒平靜，我們還是要加小心才是，我這裡有件東西給你。」父親說着，就進裡面屋去了。

母親一直坐在火爐邊，腳底下還踩着銅爐，聽我們父子兩個講話。這時候才對我說：

「你回去可要加小心啊！萬一給綁了票，可不得了。不要說錢，罪你就受不了啦。這麼大冷天，凍也凍死你！再說，你既然在天津耽擱，是不是就手兒看看你那未來的媳婦兒去？」

「我才不去！」我紅着臉說：「年頭兒底下，工人要快點催，晚了就催不到了。說不定，我今天就寫信，請金表兄什麼事先張羅好。過天津時叫工人上車，我就不下車了。」

「說真的，看像片，你那未來媳婦兒，長得可真是俊。外頭所傳的，也不一定就確實。」母親不管我臉紅不紅，笑着還是望下說。

「千萬萬確！學校開除了她，一來是功課不好，二來是不守校規。現在可好，跟一羣跑馬賣解的交上朋友了！跟這羣男女混，還能是好貨？我是無論如何不要了。非退婚不可！」我堅決的說。

所謂跑馬賣解的，就是江湖上賣藝的。

我一說起這事來，就弄了個面紅脖子粗。我這未來媳婦兒，也是我的同鄉。她家是大財主，有萬畝來地。現在全家住天津，做生意，我們是先祖父從小時候給定的親，人沒見過面，但交換過像片。

「噯！」母親嘆口氣，想說什麼，沒說出來。

這時候，父親出來了，手上提個皮盒子，掀開蓋子，拿出一把小手槍來。他說：

「這個是法國新出品的白朗寧，只有手掌大，俗名叫「櫥子」。用手一「櫥」，子彈就上了膛，一次可以六發，能打二十五碼遠。帶着可以防身，你可

以揣在皮袍口袋裡，或者西裝褲口袋裡什麼的。外頭看不出來，也沒有人想得

到。」我接過來，練習練習子彈上膛，就試着藏在口袋裡。那時候，我們北平學生，冬天最喜歡穿皮袍或棉袍，下身穿西裝褲，圍着圍巾，帶頂官帽，有股飄逸派頭。

「你的四點五還要帶着，說真個的，你的槍法怎樣？」父親問我。

「還有什麼槍法，老早忘記了，這麼多年沒打了。」我說着，笑起來。「不過這幾天，我可以到後面二龍坑練練去。以往我甩槍打的還算準，還算快就是。」

「快不要打什麼甩槍不用槍！」母親跳起來喊着說：「碰着土匪你就乖乖地跟着他們走，以後找錢贖。你那套還能打得過土匪？人家是吃什麼的？依我看，什麼槍也不要帶，老老實實當個大少爺。」

說完了，又加上一句：「千萬別逞強，白送了性命。」

父親使了個眼色給我，我微笑連連答應：

「是，是，是！」當時把槍還給了父親。

二

過了幾天，我就收拾起程。車過天津，火車要停兩個站。先在老龍頭火車站停半個小時，金表兄就在站上上了車，在車上跟我會面，他說：

「工人備好了，油漆也定了，管送到家，你自己逕自回家去吧！兩三天後，有人帶頭兒，工人油漆用具全帶到家用，你就不用管了。」

金表兄是姑表兄弟，從小父母双亡，一直就住我家，跟我就有如親兄弟一般。他高中畢業後，到天津大買賣家當掌櫃的，爲人是精明強幹，作事乾淨利落。

原來他什麼都張羅好了，那末，我也就放了心。現在就可以直奔家中去，天津自然就不必耽擱了。

車站上喧嘩嚷嚷，有上車的，有下車的，有趁此機會，在車上會親友的。天津是大碼頭，很是熱鬧。我們大概談了一二十分鐘，金表兄忽然很神秘地問我：

「振宇，你這次回家，可有別人知道沒有？」

「別人知道沒有？當然有些親友們知道哇！」我愕然地回答。「怎麼樣呢？」

「噯！也許我多慮，我好像覺得有人盯你的梢。」他遲疑地說。

「啊！」我嚇了一跳。「什麼人？你覺得是什麼人？」

金表兄使了個眼色，盯着一個穿黑紫羔羊皮襖的黑大個子。「他上車下車一兩次，外頭有個姑娘，好像指點他找你似的。」

「什麼樣的姑娘？」我遲疑地看着那個大個子，免不得有點緊張。那時，他正背着我，坐在前面三排位子上。

「十七八歲，很漂亮的女學生。」金表兄說。

「一個女學生，不會跟這麼一個黑大個子有關聯罷？」我懷疑地問。

「啊呀！這個黑大個子，我認識他，前十年我見過，很像是……一定是他！」

金表兄先是遲疑，後來又肯定的說：「你也見過他，或者你忘記了。」我看不見黑大個子的正面，只看到他的背影，當然看不出是誰來。他面對着窗子，因為外面空氣冷，玻璃模糊了，正好反射到我們這邊。原來他也是從玻璃反射上，看着我們呢。

這一下，連我也有點相信了，大概是來盯我的梢的。

「那一年，我們剛上中學呢，有一天，下午我倆逃了學，跟着張一雄到師傅那裡去，你記不記得？」

金表兄問我，我隨便點了點頭，就聽他繼續說：

「也許你記不得了，我却記得很清楚。那是一間很大的堂屋，我們走進去看，見到老師傅正在打坐。中堂供着個李老君，桌上還點着兩支大臘燭，很是氣派。一雄叫我不作聲，他就找一個蒲團坐下來，學着師傅那個樣子，打起坐來。」

我們兩個像呆鳥一樣，你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後來還是一雄露眼示意，於是我們也就找個蒲團坐下，學着他們打坐。

我們莫明其妙地打了半天坐，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聽見，就聽師傅大叫一聲：「進來！」

一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，掀起厚棉門簾，吧達一聲，進來立刻就在門口跪下。

「嗨！嗨！」一陣冷笑，師傅笑得我們毛骨悚然，他說：「好哇！你不學好！」

那小伙子就嚇的直哆嗦。他左臉上一個大疤，右下巴有個大疤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就是他。

「好吧！我也不傷你，你從此就走吧！再也不要來見我，也不准打我的招牌！」老師傅說着，就大呼一口氣。

那兩三斤重的棉門簾子，離師傅還有丈把遠，叫他一口氣，華拉一聲，整個掀起來了。那小伙子好快，早地拔葱，一個倒筋斗，直跌出門去，就像戲台上打武把子的一樣。

老師傅看他出去了，又打起坐來，就好像沒有發生過這回事一樣。當時我們沉不住氣，就跟着張一雄，跟到屋子外面來，看那小伙子究竟怎麼樣！

他當時從地上爬起來，就地吐血，也沒在乎，也不走大門，向着牆跑。一丈多高的牆，他小跑三四步，右腳一蹬，手就勾到牆邊，一個筋斗，就翻出牆去了。」

「喂！」金表兄說到這裡，噤了一聲。「要真是他跟上你，可就够你麻煩的了。」

這時候，火車開了。車一開，我就看到月台上的姑娘了。有兩個姑娘同時向後退，看到我就一閃身。因為玻璃窗太模糊，看不清楚，但是沒錯兒，這有點像找我的。

我雖然沒有看清楚，但覺得兩個都很漂亮，穿着紅色大衣。

「嘿！」我微微點頭：「咱們走着瞧吧！」

當時，我正是年輕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時代啊！

金表兄涎涎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依我看，我陪你回去一趟，怎麼樣？」

「不用了，我已經寫信給奶奶，我想奶奶總會有好的安排。」我說，又加一句。「萬一真有事，我再請你來好了。好吧？」

車到天津新站，金表兄下去了，那個黑大個子也下去了。

老祖母實際上並不老，今年才五十來歲，比我父親只大個三、四歲。她是祖父的第四個太太，以前的三個祖母早就死了。她為人精明果斷，身體健壯，生氣勃勃，是個爽快利落的人。我祖父當年在東北作撫台時，打紅鬍子時討來的。

果然，火車進了河頭站，我家「打頭的」——所有工人的頭兒——帶着兩個鄉勇，穿着灰制服羊皮大氅，腰間掛個盒子砲，嘿！這回我可威風了。

打頭的是會祖父當年作參將時的跟班，在我家已經四十多年。我家的車，他知道的比我還清楚。如今老了，跟我四、五年沒見過面，今天見了面，快樂時就把眼淚流下來。唉！那時候，家鄉的老人家，可真忠心哪！

我就坐在火車改的篷車裡面，四面不透風，一個騾子拉着走。打頭的趕着車，兩個鄉勇一前一後的跟着騾車走，一路不安的到了三女河鎮。

我一到了家裡，在火車上遇見的那個大黑個子，和兩個姑娘的事，一忙也就淡忘了。

老家仍然是老樣子，一切都顯得有條理。祖母也沒見什麼老，精神得很，走到客廳外，二門口前，又着手，靠着柱子等着我。

我三歲的時候，父母要到南方去，祖父就把我留在他們身邊。後來祖父死了，就只有祖母一個人跟我在老家過，就顯得更親密了。一直到我上中學，父母由南方回來，調去北平，我也去了北平，才算離開她身邊。所以祖母對我感情，比我弟妹要親得多，從小就把我當作命根子。

我十六歲那年回的家，如今五年了，我長高了好多。祖母看到我，一把拉着，端詳半天，拉着就往屋裡走。顧不得許多人，眼淚就流出來。

金表兄派來的工人，油漆用具，過了兩天就到了，很快的就把房子修理好。一個星期後，我又到四鄉收了收租，意思意思，就安心過年了。

在老家過年的禮節多，然而就是這樣才有趣。祖母這個年可以說完全是為我過的，我也就大享其年福，繁文縟節地過了年。

三

過了年，我就準備出門到各親戚家拜年去，臨行時，祖母為我又請了客，請了村長、族長、自衛隊長和幾個鄉紳，由我作主人。酒過三巡，她老人家才走到客廳，跟大家見面。

嚇！祖母出來時，簡直笑死人了！她老人家穿起前清撫台夫人的禮服，滿頭珠翠，出來向大家敬酒。

大家被這身衣服給嚇着了，但誰也不敢笑，知道我祖母為人的厲害，趕緊站起來，雙手舉着杯子。祖母說：

「我先向鄉里長輩和宗親們敬一杯酒。這幾年兵荒馬亂，北平的人，全沒有回來，一向疏遠了各位。今年宇頭回來了，準備幾杯薄酒，算是向各位陪罪，希望今天大家賞個光，就痛痛快快的喝幾杯。」宇頭是我的小名，因為我是長子，所以還很出名呢？——祖母酒沾了沾唇，又說：

「第二杯酒，希望大家向外面傳出話去，我們福德堂平常也沒敢虧待那些親友。今年我家大孫子，要出外向各親戚拜年，出門時，希望各路親友照顧。」有什麼苦難的戚友，過年過不去的，福德堂已經拿出點錢來周濟過了。

北面山上成爺那一幫子，今年也送了雙倍的禮，我們也算過得去了。誰還再有困難，我們還可以商量商量。可是希望大家就不要難為我這大孫子了，請大家把話給說到。」

祖母說得杏眼圓睜，口角下垂，話是琤琤釘釘，堅定得很。

大家連忙說：「那是一定，那是一定！」

於是大家仰脖子喝了酒，祖母又說：

「那就拜托了，誰可真要跟我們



祖母穿起前清撫台夫人的禮服，出來向大家敬酒。

過不去呀！嘿，嘿！」她笑了。「就請看福德堂太太的面子罷！現在喝第三杯酒，就請吃菜罷。」

祖母說完，進去了，大家這才鬆口氣。我心裡覺得又好笑，又好玩。「老大太這是鬧得那門子呢？」我想。

初五一過，我就束裝就道。還是打頭的趕車，那兩個鄉勇又來了。我連說不敢勞動，但那兩個鄉勇執意要跟着走，說是上頭交代的，保我的鏢。

嘿！這可真熱鬧了，我小小年紀，到親友家去拜年，還帶着兩個官派保鏢，也真威風啊！

兩個鄉勇，一個叫張德彪，一個叫李有功，論起來，還比我長一輩。他們出這趟差使，又高興又不高興。高興的是，這次出差，兩邊拿錢，公家拿一分，我們家另外給一分。不高興的是，過年不能玩賭了。還有另外担心的，萬一點點岔子，可就不得了。

說起來，年頭兒已經平靜了，還有什麼顧慮的呢？地方上除了吳成還有勢力，其餘的都已安分守己了。但當時，我們還帶着傢伙，張李二人帶的是盒子砲，我帶四點五，打頭的帶着一管長統快槍。

頭一天，向西北走，我們住趙王莊，我的二姨母家裡。第二天，再向正北走，預定往雅宏店，我二姑母家裡。

大概十點多鐘，車在野地裡走。那時候，北風呼呼地吹，大地上黃黃白白，有的低窪背光的地方，積雪一冬不化，天氣很冷。

我在車上冷的坐不住，就隨着車，在地下走。走着走着，就走餓了，我問打頭的：

「表爺，還有多遠？」打頭的論起來，算是我的表爺。

「嚇！三十多里，還得走四個來鐘頭？」打頭的說。

「那，不行了！那我們不都餓壞了？」

「車裡有餛飩，你啃啃。」

「凍得邦邦硬，不能吃，找地方吃頓午飯罷。」

「這大年下的，什麼地方可以買飯吃哪？」張德彪插嘴說。

我瞪了打頭的一眼，沒答腔。

停了一會兒，打頭的慢吞吞地說：「大少爺要真是餓得受不了了，可有個地方能吃飯。」

「那裡？」我問。

「婷苑家就在前面不遠，繞點道就行了。」他說。

其實，我就等他這句話。

「可是，最好不去，那吳虎不是東西。」他又說。他說的吳虎，就是婷苑的丈夫。

「怎麼呢？」我問。

「本來他家很不錯，婷苑嫁過去，還很好。後來分了家，吳虎是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，家產就當光賣光了。這兩年，又抽上了白麪兒，年頭兒不好，就

打上槓子了。現在聽說又勾上吳成，給吳成當眼線！」

「那我們最好不去。」張德彪說。

「不過，八成兒吳虎不在家。」打頭的自言自語。

「叫你老那麼一說，婷苑太可憐了。我本來是不想去的，現在，倒是想看看去了。」

「啊！大少爺，您可不能去，萬一給綁上票，我們可担不起呀！」張說。

「我們看看，聽表爺說，吳虎八成兒不在家。」我說。

「我們少找些麻煩。」李有功也說。

停了一會，我說：

「喲！大白天的，我們四個人還怕他一個人嗎？表叔，你們真是的！」我對張李二人來個激將法。

「那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，他是北邊山上的眼線呀！」張德彪紅了臉，不好意思的說。

「我們吃頓飯就走，還能怕到那裡去？說實在的，我是想，婷苑在我家多年，也沒有把她嫁好，對不起她，今天順便給她送幾個錢去。」

這一來，大家都沒話說了。

於是打頭的轉過車頭，奔西北一個村莊裡走，張德彪下意識地拿起盒子砲，看看子彈是不是在槍膛裡。

那時候，大家都不作聲，只聽到拉車的騾子的的得得地走。天色漸漸地陰下來了，北風就跟刀子一樣吹到臉上。打頭的吹着氣，那嘴邊圍巾上却凍上冰，他喃喃地說：

「恐怕要下雪了。」

大家的心都有點驚扭，但沒說出來。十分鐘後，就到了吳家莊。

婷苑他們分了家，吳虎是老二，分的最後一進三間草房。打頭的喊開了後排子——用秫秸編的門，婷苑開的門，看到我們這個陣勢，就嚇傻了。

因為兩個鄉勇，穿的制服大筆，掛的盒子砲，也許她認為是捉拿吳虎來了。天氣又冷，她直哆嗦，臉都白了。

我掀開車簾，看着婷苑，婷苑仍是那樣。柳葉眉，細長眼睛，瓜子臉，小嘴，她一向是給人以賢淑可親的感覺。但今天，她却顯得有點憔悴，而且人也畏畏縮縮的。

我笑着跳下了車。婷苑看着我，一時竟不認識。呆呆地看我，還以為我是什麼差人似的，怕兮兮的。

「大少爺來看你來啦！婷苑，你怎麼啦？」打頭的笑著說，揚着鞭子就把車往糟房裡趕。

婷苑一時醒悟過來，喘着氣，眼淚一下就迸出來了，喊道：「大少爺呀！這麼高了……」

她說不下去了，一把拉着我就哭了。